

XINSHIQI
ZHENGMINGWENXUECONGSHU

新時期
余鳴文學
叢書

余 華

鮮血梅花

Xianxuemeihua

時代文藝出版社

XINSHIJI ZHENGMINGWENXUEGONGSHU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新世纪
文学
丛书

【吉】新登字 05 号

鲜血梅花

XIAN XUE MEI HUAI

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选编

责任编辑:胡卓识

封面设计:郭 炜

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 850 × 1168 毫米 11 印张 2 插页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) 270 000 字

番禺市官桥彩色印刷厂印刷 2000 年 8 月第 3 版 2000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吉 林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印数:3 000 册 定价:15.00 元

再版说明

中国的当代文学,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坛,充满了朝气和活力。一些作品,往往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存在着争议。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初期,经常出现的文学奇观是,作品一问世,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,有些观点甚至是截然对立的,于是争论的文章接踵问世,形成了当代文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近年来,这样激烈的争鸣虽然有所淡化,但对一些作品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还是时有所见。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,是创作发展的一种原动力,也是文化、社会进步的一种驱动力。

为了进一步活跃创作和评论,也为了给我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和发展提供相应的资料,当然,更是为了广大读者,尤其是广大的文学爱好者、文学院校师生和文学研究工作者,提供阅读的方便,我社请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了这套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。权威性、完整性、实用性,三者完美的统一,是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追求。

作品必须具有相当的思想含量和艺术特色,争鸣必须具有文学价值,作者及其争鸣必须在文坛或社会各界产生过较大反响,这是我们编选的原则。出于对多数读者接受的考虑,我们编选的体裁以小说为主,诗歌酌情选收,以时间为序每年或每二三年依据当时的文学争鸣实际而编选一二部。这样,我们这套丛书就构成了我国当代文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如果要全面而深入地认识中国当代文学,那么拥有这套丛书将是非常有益的。在体例上,我们也尽量考虑到了各方面的实际需要:在每篇原作后面,附上两至四篇持不同看法中有代表性的评论文章,有的还附上作家本人对自己作品的阐释文章或创作经验谈,以便读者在纵观比较之后,能更好地得出自己的认识。

本丛书陆续问世后,得到了海内外各界读者的喜爱,迄今已重印十数次,总印数已达数百万册。现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于新千年之始再一次重印。此次重版,在装帧设计上有些变化,作品原貌则一字不易。愿这套丛书伴你左右,成为好友。

目 录

棉花垛.....	铁凝 (1)
男性世界中女性的生命本相.....	董晓宇 (63)
——谈《棉花垛》中女性形象的塑造	
对现代乡村青年女性的艺术把握.....	阎新瑞 (67)
——评铁凝的《棉花垛》	
鲜血梅花	余 华 (72)
余华, 速请刹车	高 尚 (88)
——《鲜血梅花》读后	
想当兵吗? 丫头	胡玉萍 (92)
绿色军营的诱惑	赵凤山 (136)
真情与矫情, 铺张与匆忙	阿 吾 (140)
家属房	刘庆邦 (143)
是生活事实, 还不是本质事实	沈 成 (186)
——从中篇小说《家属房》谈起	
发人深思的《家属房》	任启亮 (191)
匆匆春又归去	周 渺 (195)
因福得祸	智 杰 (249)
——读《匆匆春又归去》	
玄虚的悲剧	阮 明 (255)
——也谈《匆匆春又归去》	
本系无牢骚	汤吉夫 (259)

可悲的“无牢骚” 西 龙 (310)

——与友人谈小说《本系无牢骚》

说“牢骚” 智 杰 (315)

——从汤吉夫的一篇小说谈起

乡长 林和平 (319)

他起码不是一个坚强的斗士 厚 嘉 (339)

当个“好官”不容易 宜 言 (343)



铁凝——女，当代著名作家。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，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。1975 年开始发表作品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玫瑰门》、《无雨之城》、《铁凝文集》，以及中、短篇小说、散文、电影文学剧本等 300 余万字。其小说《哦，春雪》、《没有纽扣的红衬衫》、《六月的话题》分别获全国优秀中、短篇小说奖；其散文集《女人的白夜》获首届国家级大奖——鲁迅文学奖；其电影《红衣少女》、《哦，香雪》先后获 1985 年中国电影“金鸡奖”“百花奖”及第 41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春片最高奖。部分小说已译成英、法、德、日、俄、西班牙、奥地利、丹麦、挪威等文字并在香港、台湾出版。

棉花 垛

这里的人管棉花叫花。
种花呀。

摘花呀。

拾花呀。

掏花尖，打花杈呀。

.....

这里的花有三种：洋花、笨花和紫花。

洋花是美国种，一朵四大瓣，绒长，适于纺织；笨花是本地种，三瓣，绒短，人们拿它絮被褥，禁蹬踹。洋花传来前，笨花也纺织，织出的布粗拉但挺实。现在有了洋花，人们不再拿笨花当正经花，笨花成了种花时的捎带。可人们还种，就像有了洋烟，照样有旱烟。

紫花不是紫，是土黄，和这儿的土地颜色一样。土黄既是本色，就不再染，织出的布叫紫花布。紫花布做出的单衣叫紫花汗褂、紫花裤子，做出的棉袍叫紫花大袄。紫花大袄不怕沾土：冬天，闲人穿起紫花大袄依住土墙晒太阳，远远看去，墙根儿像没有人；走近，才发现墙面上有眼睛。

五月、六月、七月，花地和大庄稼并存，你不会发现这儿有许多花。直到八月、九月，大庄稼倒了，捆成个子上场，你才会看见这儿尽是花地，连种了一年的花的花主们也像刚觉出花就在身边。花地像大海，三里五乡突起的村落是海中的岛屿。那时花叶红了，花朵白了，遍地白得耀眼。花朵被女人的手从花碗儿里一朵朵托出来，托进依在肚子上的棉花包。棉花包越来越鼓，女人们你康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互相笑，彼此都看到了大肚子。一地大肚子，有媳妇的，也有闺女的。媳妇们指着媳妇们的肚子问：“几个月了？还不吃一把酸枣儿。”闺女们扭着脸。

摘花时，花主站在房上喊：“摘花呀，摘花呀！”喊来当地儿的闺女媳妇，摘完，过秤付工钱。

米子和宝聚

米子做媳妇前也凑群摘花，那时米子也有过这雪白的大肚子。后来她不摘了，她摘的多，工钱少。她有理由不摘，她长得好看：明眉大眼，嘴唇鲜红，脸白得不用施粉。她穿紧身小袄，钟一样的肥裤腿，一走一摆一摆。那时肥裤腿时兴，肥到一尺二，正是一幅布宽。一条棉裤要一丈四尺布，但臀部包得紧。这匡式不是谁都敢穿。

米子的裤腿越来越肥，走起路来像挟带着春风，把村里男人、女人的眼都摆得直勾勾的。男人心动，女人妒嫉。可她不再摘花。遇到谁家摘花时，花主站在房上一迭声地喊，米子也不出来。摘花人走过米子家的土院墙，就撺掇年轻的花主喊米子。花主不喊，花主自知米子不出门的缘故。

米子不种花，不摘花，可家里也有花。里屋的炕头上，油黑的墙旮旯里，她常有一小堆。花被一张印花色袱盖严。米子不愿人看到她的花，她自知那花色杂，来路不正，可它来得易。花碗儿不再刺她的手，她愿意男人看见她的手嫩。

米子和爹两人过日子。她爹叫宝聚，摆糖摊儿，卖煤油，晚上“摇会儿”。黄昏了，宝聚推出小平车，点起四方四正的罩子灯。车上摆着脆枣、糖球、山里红、花生、烟卷，鸣锣开张。“摇会儿”的锣叫糖锣，响铜做成，有碗口大，敲起来比大锣高亢，比戏台上的小锣暗哑：噹、噹噹，噹、噹噹！

宝聚敲开百舍的夜，这村叫百舍。

敲阵糖锣，宝聚念诵出口成章的口诀：

抽抽签，摇摇会儿，
哪年不摇两亩地儿。

赢的东西不算少，
哪能见好就要跑。

.....

“摇会儿”的车子被紫花大袄围严，人往车上扔铜子毛票，拿起宝聚的竹签筒，咣咣摇。开会儿了，宝聚对照你摇出的会儿底，该给烟的给烟；该给糖球的给糖球。烟不强，就“双刀”和“大孩儿”；糖球花色多，有红有黄有绿，一个色儿一个味儿，扭着螺丝转儿，像蚕茧大。

宝聚是个细高挑儿，公鸭嗓。先前他在村里唱本地秧歌，演青衣、花衫，唱时调门高，尾音拖得长。看家戏是“劝九红”，他演九红，九红被贪财的父亲劝，要九红嫁给一个财主老头儿。九红不听劝，和爹讲理，唱着“跺板”：“有九红坐在了正房以上，禀老父听女儿细说端详……”振振有词地诉说这门亲事的不般配，批判父亲的贪财思想。扮父亲的演员比宝聚矮，穿着紫花布做的偏领员外衣，下摆拖着地。嘴上没有髯口，用酒泡松香沾几朵洋花瓣，九红梳着大头，榆皮贴鬓，但行头含糊：裙、袄都是白布染成，水袖打挺儿，甩不起来。可宝聚有嗓子。

九红的哭诉，批判没有感动爹爹，却感动了台下邻村一个闺女，生是嫁给了地无一垅的宝聚。过门后夫妻恩爱，生了米子，那闺女却得了产后风，死了。如今人们听见宝聚的呐喊，如同听到了九红在爹面前的哭诉。

宝聚“摇会儿”收铜子、毛票，也收花。他收的花和米子的花一样不整状。米子不让宝聚的花归里屋，宝聚就把这花笼统地倒在外屋水瓮旁。那儿潮，卖时压秤。

米子和明喜

洋花的成色好，使花主们更看重花。三伏天缺水，花主扔下大庄稼不管，净浇花地。井水浸着干渴的土垄沟，土垄沟渗水，水头像是不动弹。可水在流，流进花地，漫过花畦，花打起精神，叶子像张开的巴掌。花桃湛绿，硬邦邦打着浇花人的小腿。

花主明喜在看水。明喜躺在花叶下睡，花搭搭的阴影在他光着的胸脯上晃。明喜不真睡，他估摸着水势，畦满了，便从花叶惦记他的花地，他盼花地今年比往年好，他盼大庄稼快倒了。那时他就会有一个看花的窝棚，那时他就从媳妇炕上卷起一套新被褥。明喜愿意看花，虽然看花要离开媳妇，媳妇又是新娶的。可媳妇知道这花地的娇贵。知道这事不能拦，索性就不拦，还把新被褥给明喜准备出来。新被褥是娘家的陪送，洋花纺线、鬼子绿、鬼子紫、煮青和槐米染线，四蓬绉织布。

明喜要看花了，媳妇总是和明喜恩爱着一夜不睡，就像明喜要出征，要远行，要遇到不测风云，那不测风云就是窝棚里的事。她知道现在丈夫对她的热情都是提前给予她的歉意。明喜和媳妇高兴一阵，翻个身，叹口气，像在说：看花，祖辈传下来的，我又不能不去。要看花，莫非还能不搭窝棚，还能不抱被褥，还能不离开你，还能……他不再想，仿佛不想就不再有下文。

明喜八月抱走被褥，十月才抱回家。那时媳妇看看手下这套让人揉搓了两个月的被褥，想着发生在褥子上面、被子底下的事，不嫌寒碜，便埋头拆洗，拆洗干净等明年。

谁都知道米子钻窝棚拚花，也不稀罕。这事也不光米子，不光本地人。还有外路人，外路女人三五结伴来到百舍，找好

下处，昼伏夜出。

花主们都有这么个半阴半阳含在花地里的窝棚。搭时，先在地上埋好桩子，桩子上绑竹弓，再搭上箔子、草苫，四周戮起谷草，培好土。里面铺上新草、新席和被褥。这窝棚远看不高不大，进去才觉出是个别有洞天：几个人能盘腿说话，防雨、防风、防霜。

花主们早早把窝棚搭起来，直到霜降以后满街喊拾花时，还拖着不拆。拖一天是一天，多一夜是一夜。就是宝聚用糖锣敲醒的那种夜。

宝聚用糖锣宣布了夜的开始，旷野里也有了糖锣声。旷野里的糖锣比宝聚的糖锣打出的花点多，但更暗哑，像是带着夜这个不能公开的隐私在花地里游走。糖锣提醒你，提醒你对这夜的注意；糖锣又打扰着你，分明打扰了你的夜。它让你焦急让你心跳，你就盼望窝棚不再空旷。

在旷野敲糖锣的人叫“糖担儿”，但他们不挑担儿，只扛一只柳编大篮，篮子系儿上绑个泡子灯。篮里也摆着宝聚车上的货，烟比宝聚的好，除了“双刀”、“小孩儿”还有“哈德门”、“白炮台”。他们用好烟、大梨给窝棚“雪里送炭”，他们知道，窝棚里的人在高兴中要“打茶围”。

有个糖担儿每天都光临明喜的窝棚，明喜的窝棚里每天都有米子。糖担儿来了，挑帘就进。那帘子叫草苫儿，厚重也隔音，人若不挑开，并不知里面有举动。糖担儿挑开了明喜的草苫儿，泡子灯把窝棚里照得赤裸裸。明喜在被窝里骂：“狗日的，早不来晚不来。”他用被角紧捂米子。米子说：“不用捂我，给他个热闹看，吃他的梨不给他花。”糖担儿掀掀被角，确信这副溜溜的光肩膀是米子的，便说：“敞开儿吃，哪儿赚不了俩梨。”他把一个凉梨就势滚入米子和明喜的热被窝。明

喜说：“别他妈闹了，凉疹疹的。”米子说：“让他闹。你敢再扔俩进来？”糖担儿果然又扔去两个，这次不是扔，是用手攥着往被窝里送。送进俩凉梨，就势摸一把长在米子胸口上的那俩热梨，热咕嘟。米子不恼，光吃吃笑。明喜恼了，坐起来去揪糖担儿的紫花大袄。米子说：“算了，饶了他吧，叫他给你盒好烟。”明喜说：“一盒好烟，就能沾这么大的便宜？”米子说：“那就让他给你两盒。”明喜不再说话。明喜老实，心想两盒烟也值二斤花，这糖担儿顶着霜天串花地也不易，算了，哪知米子不干，冷不丁从被窝里蹿出来，露出半截光身子，劈手就从糖担儿篮子里拿。糖担儿说：“哎哎，看这事儿，这不成了砸明火。”米子说：“就该砸你。叫你动手动脚，腊月生的。”说着，抓起两盒“白炮台”就往被窝里掖。糖担儿伸手抢，米子早蹿到被窝底，明喜就势把被窝口一摞，糖担儿眼前没了米子。糖担儿想，你抢走我两盒“白炮台”，我看见了你的俩饽饽^①，不赔不赚。谁让你自顾往外蹿。我没有花地，没有窝棚，不比明喜。看看也算开了眼。

明喜见糖担儿不再动手动脚，说：“算了，天也不早了，你也该转游转游了。我这儿就有几把笨花，拿去吧。”明喜伸手从窝棚边上够过一小团笨花，交给糖担儿。糖担儿在手里掂掂分量、看看成色说：“现时笨花没人要。还沾着烂花叶。留给你媳妇絮被褥吧。”明喜说：“算了，别来这一套了，我不信二斤笨花值不了仨梨两盒烟。”糖担儿不再卖关子，接过花摞进篮子，冲着被窝底说：“米子，我走了，别想我想得睡不着。赶明儿我再来看你。”明喜说：“还不快走。”糖担儿这才拱起草苫儿，投入满是星斗的霜天里。明喜披上衣服跟出来，他看见糖担儿的灯顺着干垄沟在飘。看看远处，远处也有灯在飘。

^① 饽饽，乳房。

他想起老人说的灯笼鬼儿，他活了二十年还从来没见过灯笼鬼儿什么样。可老人们都说见过，说那东西专在花地里跑。

糖担儿用糖锣敲着花点，嘴里唱着“叹五更”。

明喜见糖担儿已经走远，钻回窝棚。米子在被窝底蹴着。明喜掀开被窝对着里面说：“米子，出来吧，糖担儿走了。”米子不出来，只伸出一条白胳膊拽明喜，让明喜也蹴到被窝底。明喜先把腿伸进被窝，摸黑儿在枕头上坐一会儿，然后褪下大袄向下一溜，也溜到被窝底。米子早用头顶住了他的小肚子，顶得明喜想笑。明喜把木子推开，米子打个挺儿舒展开身子说：“你顶我还不行。”明喜不说话，也用头去顶米子。米子说：“扎死我。”说着扎，她捶着明喜的背，搂着明喜的脖子。明喜的脸贴着米子的身子一愣：我操！敢情米子的身上这么光滑，我怎么这会儿才知道。明喜觉着自己手糙、脸糙、身上也糙，米子生是和明喜的糙身子滚……

两人觉出身上冷才知道被窝敞了许多，明喜歪起身子掖被窝，米子说：“我该走了，也省了你左掖右掖了。”明喜说：“这就走？”米子说：“你也乏了，睡吧。”明喜说：“看你说的，别把我看扁了。”米子说：“扁不扁的吧，莫非你听不见你的呼噜？”明喜不说话了。米子早已摸黑穿好了棉裤棉袄，又摸到自己的鞋，跪在明喜身边说：“你睡吧，我走了。”

明喜躺着不动，只说：“外边有洋花，干草挡着哩，你自己抓吧。哎，可不许你再到别处串了，干草底下的花你尽着抓。你听见没有？”

米子答应一声，从窝棚顶上拽下她掖在那儿的空包袱皮，拱开了草苫儿。明喜听见她在掀干草抓花。

米子把明喜捂在干草底下的洋花尽摁入包袱，系上包袱便松心地蹲在花垄里撒尿，尿滋在干花叶上豁唧唧地响，明喜被

这响声惊醒，知道米子还没走，披上大袄拱出窝棚两步迈在米子跟前，米子从花垄里站起来挽腰系裤说：“又起来干什么？”明喜说：“我还得嘱咐你一句，你听了别烦。可不许你再往别处去了，快回家吧。”米子说：“我不是答应过了！”明喜说：“我没听见。”米子说：“那是你没听见。”米子把一包捶布石大小的棉花抡上了肩，她觉得，明喜留给她的花还真有些分量哩。

米子望望四周，糖担儿的泡子灯又跳出了一个窝棚，糖锣打着花点。她迈过几条花垄，跨进一条干垄沟。明喜盯着米子的背影，看见米子并没有朝村里走。米子只朝村里走了一小截就斜马着拐了回来。明喜想，说话不算数，还钻。赶明儿看我还给你留好花。

赶明儿米子来了。明喜问：“怎么总是说话不算话，不是说回村么？”米子说：“是回村了。”明喜说：“得了吧，别哄我了，走了一小截就回拐，又串了几处？”米子说：“你愿意听？”明喜说：“不。”米子说：“不愿意听还问。”明喜说：“问是得问，不问问还能给你留好花？”米子说：“就那几把洋花，也有脸说。你别给我留了，你娶了我吧。娶了我，就不要你的花了，还让你敞开儿打我。”

国

国跟他爹来百舍赶集买花，国他爹开花坊。这年国十二，头上留着“瓦片儿”。

花市设在茂盛店里。茂盛店临街，三间土坯房，房前常年搭着罩棚。棚下设两张白茬长桌，赶集的、住店的在大棚下吃豆芽焖饼、喝糊汤。有个卖咸驴肉的在棚下操刀卖肉，有人买了肉，借茂盛的盘子盛，还找茂盛要醋蒜。茂盛不用徒弟，自

己掌勺自己跑堂。

茂盛店面狭窄，后院宽敞，一带土坯院墙圈起两亩大的院子。院里常年滚着牛马粪，人和牛马把墙的边边缘缘蹭得溜光。贴墙几棵老椿树让牲口啃光了皮，可树照样疯长，瘦高。这里晚上留宿过往车马，白天清静，只在逢五排十大集时才热闹——花市占着。外地开花坊的在这儿收花，给茂盛好处。

国他爹沿着一溜摊开的花包查看，和卖花的讨价还价。他不急于买进，只等行市。太阳正南时才是收花的好时辰，卖花的都急着回家，放松花价。

国替他爹守着花堆。刚买进两份，花堆还小，堆前横着大秤和杠。国坐在花堆上玩秤砣，提起秤砣往花上扔。秤砣沉入花堆，国就插进胳膊找，找出来再往里扔。他一次比一次扔得高，秤砣一次比一次沉得深。

米子在卖花，穿着藕荷小袄，黑薄棉裤，头上蒙块素白羊肚手巾。米子不蒙花手巾，她觉着花红柳绿反倒贫气。这手巾两头各有一行红字，这头是“祝君早安”；那头是英文老花体的“Good Morning”。这儿的人都蒙这种手巾，这儿的人都不深究这两行字的含意。可人们都假装研究米子的手巾。米子知道人们不是看手巾，是看她。

每次米子卖花，宝聚都叫米子连外屋水瓮旁边的花一块儿包走。米子不。她只顾自己，这是体己。外屋的留给宝聚卖，那才是她和爹的缠缴^①。哪怕缠缴不够时米子再往外拿，她也要攒体己。她钻窝棚也想着以后，她要寻人，她要生儿育女，她不愿意只带着一张穷嘴走。

宝聚的花包小，在花市尽头。

国他爹从米子跟前走了好几趟，不看米子的花包，也不看

① 缠缴：生活费用。

米子的手巾。米子拿眼瞟他，心想：充什么大尾巴牲口，你不是开花坊的。你那小算盘我知道，左不是耗人呗。

米走看见国他爹在远处抓挠着卖主的花和卖主杀价，知道他杀价杀得狠。可等钱用的卖主还是扛起花包跟着国他爹走。

也不知转了多少趟，米子到底憋不住叫住了国他爹。米子说：“哎，我说买花的，怎么光走，也不怕把鞋底子磨出窟窿呀。”国他爹站住，说：“你的花我收过，被伤^①。”米子说：“谁被伤？”国他爹说：“开花坊的被伤，买主被伤。”米子说：“怎么被伤？”国他爹笑笑，又走了。米子觉出有点讪。她想等着这个汉们再过来怎么对付。她觉着太阳走得很慢，日子过得很慢。

国他爹又过来了，这次米子不再叫他，倒把脸狠狠一扭，一行“Good Morning”正对准国他爹的眼。国他爹觉出了眼前这行字。他头上也有一块这样的羊肚手巾，却从未觉出手巾上有字，可眼前有字。他捉摸这行字像什么，像蚰蜒，他想。像蚰蜒爬。

像长虫吧。

像蚰蜒。

米子知道买主在看她的背影，腾地转过来说：“转够了，转饿了，咱俩到前头吃焖饼喝糊汤去，我掏钱还不行。”

米子一句话把国他爹说红了脸，不知是因为私看了米子的手巾还是米子说要请他吃焖饼。他打算站住，打算和米子认真点。可他一时叫米子的话给说闷了，寻思一阵，伸出胳膊就到米子花包里抓花。米子说：“哎、哎，放下放下，不卖不卖。”国他爹把弓下的腰又直了起来，把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，不敢正眼看米子，却说：“不卖撂这儿作什么，撂这儿就能看。”米

^① 被伤：不划算